

众一集合的獨行者

鄭宏章、邵英莉、鄭敬儒三人聯展

文/蕭伊伶

「三條攀壁繩索尋找石縫中的陰暗，一路拉向光亮去，平行地檢視自我，把勾出來的纖毛溫吞地梳進凹凸的空缺中。」年輕的鄭敬儒寫下了傾注詩意的句子。2017年鄭宏章、邵英莉、鄭敬儒一家於台南進行聯展，以〈三隱山〉為題，暗喻著隱匿於藝術山林的三人，2020年的盛夏，再次以顏料作為載體，畫筆揮灑熱愛，藝術家們將於「水色藝術工坊」以「众一集合的獨行者」將精彩畫作呈現於世。

鄭宏章、邵英莉的作品畫面上是未受正統學科歷程的天賦呈現，未見學術斧鑿痕跡只看見各自天份如孔雀開屏，繽紛燦爛。曾在畫室苦心描摹炭筆石膏的鄭宏章，年少時曾遠赴日本半年，原本想進修建築學校，後因家庭因素作罷，返台後仍堅持在視覺藝術道路之上，苦心經營畫室教授素描，並曾經營畫廊與藝文餐廳，作為這個創作家庭的父親，妻子邵英莉曾是他的學生，創作路上彳亍而行之時，也曾為現實折腰，但得知音相伴，讓人欽羨。鄭敬儒承繼父母的創作道路，在訪談間，父親鄭宏章常常流露出以他為傲的慈愛神情。鄭宏章所謂的「孤而不獨」，在創作路途上，三人同行，如同鄭敬儒寫道：「我在散亂中尋找路徑，與彼方的獨行者遙遙相望，三條影子不時重疊，在交集處畫出破碎的影子。」，鄭敬儒更以「風景」作為隱喻，帶出了三個藝術家的彼此牽動：「沿途的風景越發清晰，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彼此的模樣。我們是如此相似，被光線給染得暈開的輪廓上有被風磨得光滑的稜角，稜角上有彼此溫軟的目光。」

人物、身體感知與風景

參與2018年水色藝術工坊〈陽羨書生〉聯展的鄭宏章，取徑於古典大師的臨摹，苦行僧的修道之旅是每年例行到歐洲美術館進行臨摹，最低限度的維持生計，屏除一切物外享樂，沉迷於那些古典畫作中的構圖、空間、材質與色彩。可看見鄭宏章在深厚的素描基礎之上進行的自我拆解，透過一再的書法臨帖進行線條的解構，堆疊色彩帶來觀者視覺上的快適，審美評判中的形式的愉悅，進行了抽象與形象拆解的試驗。在色塊之上，總有黑色線條以大膽筆觸圈畫或者橫越，結合了東西方對於空間與美學的體悟。在畫作的人物表現上，邵英莉的人物表情淡漠疏離映照自身，猶如孤島一座，「照見五十後」系列作品可以說是藝術家心靈的自我肖像，對文學的濃厚喜好成為創作的底蘊。青年畫家鄭敬儒在父親親身教導下，循序著美術科班的路徑同時從事繪畫與音樂創作，他的人物畫作《搬沙發》中堆疊的人體以及《山獸》體現了英國畫家法蘭西斯·培根(Francis Bacon)的啟發。

有別於風景畫家在描繪臺灣島嶼風景的深淺不一的綠與「地方色」(local color)，鄭宏章一家各自進行著探索。「遠山」系列與《潛入靈山》，見山不是山，在鮮黃色面與灰色之間，是點與線條構築的虛實，是心中一方淨土。「支影」系列鄭宏章發展出結合了人物的半具象風景，渺小的人物以參禪般的樣貌打坐的姿勢於畫面一角，亦是藝術家對東方山水的體悟與自我形象的投射，而「山影水色」系列中，鄭宏章更以粉色入畫，顏彩堆疊山巒肌理佐以黑色線條勾勒輪廓。邵英莉的風景蘊含了寫生當下的微風吹動與陽光輕灑，全家出遊或者畫室風景寫生時，嗅聞著空氣中氣味，蟲鳴鳥叫間反身觀察自我的身體感知，風景「遊心景」系列綴以色彩斑斕卻是藝術家的內省。在《河流》與《回音的中心》兩畫作中，鄭敬儒則進行著「風景」定義的解構，《樂園的入口》與《樂園的出口》在看似不規則的塊面中建構了空間進行佈排。

迷狂的薩滿

鄭宏章一家在台南關廟田野間築蓋了一座繪畫創作的「樂園」，周遭望去滿目是初夏的鳳梨田，傾其一生於創作，眼中的熱烈光芒與天賦未被隱藏，讓人聯想起「神聖的迷狂」。「天才」(genius)一詞語出西方，意味著帶著「神聖的迷狂」進行創作，藝術創作的靈感來自於神授，是前現代的薩滿，伊曼努埃爾·康得 (Immanuel Kant) 在《判斷力批判》中指出一個主體在自由運用其諸認識能力方面稟賦的典範式獨創性：「由於這種才能作為藝術家天生的創造能力本身是屬於自然的。...天才就是天生的內心的素質(ingenium)，通過他自然的給藝術提供規則。」¹十八世紀，浪漫主義曾將獨創性作為天賦者的主要特徵，以此反對強調模仿與規則的新古典主義美學，英國詩人與批評家愛德華·揚格 (Edward Young) 認為，天才扮演著普羅米修斯(Prometheus)式的角色，揚格並在《試論獨創性作品》中寫道：「天才憑藉看不見的手段建立起自己的結構；...因此，天才自古以來就被認為具有神聖的性質。」²

謝林 (Friedrich W.J.Schelling) 《先驗唯心論體系》說：「藝術家……是心不由主地被驅使著創造自己的作品的，他們創造作品僅僅是滿足了他們天賦本質中的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」，³那些狂亂意味著藝術家不可自抑的創作衝動有著神秘色彩，三位藝術家對藝術的執著恰好以鄭敬儒的文字作為詮釋：「對話總在影子裡發生，而在光線下的時刻，我們舞動手臂尋找最完美的形狀；我們使勁地看，試圖將遠方忽明忽滅的信號簡約地破譯。」總是渴望有更多的時間將自身投擲於油彩中，藝術家們的天賦獲得神賜靈感般的狂熱著，正如同梵谷(Vincent

¹ 康得：，《判斷力批判》，鄧曉芒譯，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第2版，第150頁。

² 揚格：《試論獨創性作品》，袁可嘉譯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3年。

³ 謝林：《先驗唯心論體系》，梁志學、石泉譯，商務印書館，1997年，第266頁。

van Gogh)急於用線條描繪眼中所見的樹木與星空。